

风物咏

诗歌港

一页书店

梁永周

经过,让一切成为往事
这些薄成一张的过去
是值得翻阅的

把赘述拴在天桥上
与陌生人擦肩、回眸
偶然间就到了咖啡店的左侧
这凹进去的店面
灯光茂盛
白天格外不刺眼
于是兴趣就是十月的栗子
裂开,掉下来
我像是从遥远的河游过来的
毕竟这里的温度要高过我的热情

每一张纸都有我放置的信心
我没有力气背那么多的信件
或是遗嘱回去
只好安葬这理入柏油路的雨
等偶然再来勾引我
我决心成为一个浪荡的人

这里没人照顾我成为顾客的可能性
他们系着围裙
各自忙碌,只照顾书,和茶水
人多,并非冗杂;
沉静,坐在那里,用功
我怀疑书是固定资产
询问:可买?
她温柔精致,递给我纸笔,我看到了
墙上的耳机图示、标识

我转身,想这座城市断电
或者我能带走她,
从这孱弱的灯火中,拿走
好多个店员

她不需要啊
她依然喜欢在栀子花香中
静待丁香花开

我去了两次那个变异的巷子
带走了张枣和奥康纳
以及拴在天桥上的,独属沉寂

文化资讯

栖霞市散文学会
打造作家苹果园

本报讯(通讯员 刘斌)日前,为配合2026年栖霞文学周活动的开展,栖霞市散文学会与蛇窝泊镇下范家沟村联合打造“作家苹果园”并举行揭牌仪式。

为了让作家们走进乡村,走进果园,记录果乡日常,书写山村故事,栖霞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李胡生无偿提供26棵维纳斯苹果树,由散文作家们每人认领一棵。作家将参与苹果树的管理和收获,从中体会果农们的辛苦,进而深入了解新农村的发展变化,用手中的笔为乡村振兴鼓与呼。

作家们走进果园,俯身于泥土,心中装着一方山水。大家纷纷表示,愿以笔为犁,深耕这片果乡沃土,为“大美栖霞”留下有温度、有根脉的文学记录。

烟台的海

李启胜

烟台的海,跟别处的大不一样。它不爱说话,就那么安安静静地待着,白天平静,夜里深沉,像一个历经沧桑、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,在大风大浪中修得一颗宁静致远的心。

烟台的海,白天一马平川,平得跟大草原一样,一望无际。你要是站在滨海广场那儿往东看,海面就跟被熨斗烫过似的,一丝褶子都没有。阳光照射在上面,碎碎的,软软的,像谁撒了一把碎银子。渔船慢悠悠地晃着,拖出一道浅浅的白线,那白线还没来得及散开,又被下一道浪轻轻地抹平了。

这时候的海,你会觉得它空旷,还有点懒散。它像一个无拘无束、什么心事都没有的人,就那么摊着,晒着太阳,陪伴着海边那些退休的老年人,静静地回忆着过往。

1861年那会儿,这片海可没这么太平。外国的军舰一艘接一艘地开进来,旗子换了一面又一面。十几个国家的领事馆林立在烟台山上,洋人在街上昂着头走,中国人得让到一边。那时候的海水里充斥着屈辱,混着眼泪,也混着刀光剑影。芝罘俱乐部里面觥筹交错,外面卖力气的百姓扛着大包从码头弯腰蹒跚走过。烟台的海,把屈辱咽进肚里,化成了一片深不见底的海蓝疆域。

1921年秋天,有个二十岁的小伙子,文质彬彬站在烟台的海边。他叫郭寿生,是海军学校的学生。那天他从码头上接到一个人,人是从上海来的,姓邓,叫邓中夏。

他们在海边走着,海风飒飒吹起,邓中夏的外套被海风吹得沙沙作响。两个人豪情谈了一路,具体说了什么,现在已经没人记得清了。但那次谈话之后,郭寿生就加入了团组织。他也是历史上的烟台第一位社会主义青年团(共青团前身)团员,也是后来烟台第一位共产党员。烟台的海,从此踏上新的历史征程。

那个年代的年轻人,心里都升腾着一股改变旧时代的志向。军阀混战,民不聊生,烟台的海平静,却压不住青年心中的愤懑。郭寿生是革命火种的传播者,《新青年》《资本论》,这些油印的小册子,在学校课桌底下悄悄地传递。夜晚宿舍灯光熄灭,几个人依然围着一根蜡烛,脑袋凑在一起,压低声音畅谈理想与抱负。

1923年寒冬,烟台首个共青团支部在海军学校正式成立。首批团员不过十数人,却如沧海之中率先破浪跃起的游鱼,最先触摸到时代奔涌而来的浪潮,为风雨飘摇的胶东大地,点亮了不灭的星火。

我常在夜色里漫步烟台海岸,

望着眼前灯火璀璨、烟火繁盛的城市夜景,总会心生感慨。倘若郭寿生等仁人志士犹在人间,已是百岁高龄。他们是否曾憧憬过,百年后的烟台海面,会是这般星河万顷、灯火通明?

夜幕之下,烟台的海与白天是全然不同的两种模样。白天慵懒温柔、温润和善的山海褪去模样,将深藏心底的岁月沉淀尽数铺展。海面墨蓝深邃,一眼望不到尽头,藏着百年岁月的厚重。远方海面,航船灯火明明灭灭、摇曳闪烁,温柔又坚定。

滨海广场的灯火次第亮起,鎏金璀璨、串珠罗列,光影倒映碧波之上,随浪涛轻轻摇曳,碎作满海粼粼光斑。皓月升空,清辉遍洒,分不清是天上月色皎洁,还是人间灯火温柔,展现出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美景。

大海的岸边人潮熙攘、烟火融融,皆是现世安稳的模样。有人伴着晚风起舞,有人怀抱吉他浅唱民谣,有人骑着单车穿梭晚风,也有博主举着手机,对着无垠沧海朗声介绍:“老铁们看啊,这就是烟台的海!”

我看着他们,忽然觉得,这片海等了一百多年,等的就是这么一个晚上。

世人皆说,烟台的海变了。以前海边有“狼烟墩台”,敌人来了就点烟报警,那烟是黑的,人心是紧的。现在你再看,海边全是散步的人,慢悠悠的,谁也不赶时间。

可我觉得海没怎么变,变的是看海的人。以前的人看海,看的是出路,是逃生的航道,是外头的船又来了几艘,是码头的活儿好不好找。现在的人看海,就是看海。看它蓝,看它宽,看它浪花一朵一朵地开,没别的。当一个人能纯粹地欣赏一片海的时候,说明他日子过得踏实了。

我常在清晨时分到海边,天色微明,海面平整静谧,海鸥贴水翩飞,羽翼轻触碧波,灵动悠然。堤坝之上,老者打拳晨练,招式舒缓从容,似是想将清晨的温柔时光,慢慢拉长。远方货轮汽笛沉沉响起,浑厚悠远,仿佛从海的深处缓缓传来,回荡在万顷碧波之上。

这就是烟台的海。它什么都不说,但又什么都说了。你站在那儿,看久了,会觉得它像一个人,一个活明白了的人。年轻的时候也急过、也恨过、也豁出命去争过,到老了反倒不争了,就那么坦坦荡荡地摊在那儿,把所有的沟沟坎坎都铺平了,让后生们在上面可劲儿地跑、可劲儿地笑。

海风一吹,你就懂了:那些年年轻人当年争的,不就是这个么?

老家的河

刘明久

秋日,内弟邀请我和老伴趁农闲季节,回老家团聚。这辈子,我最惦念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,最喜欢的就是村东那条老家的河——山东河。我曾与河里的水鸟、鱼虾、青蛙相伴,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

又见到了老家的河,人工砌筑的河道长堤,蜿蜒壮观。拦水坝使河面更加宽阔,丛丛水生植物,生机盎然。水中的金鱼藻、苦草随着舒缓的水流,摇曳着修长的身体,婀娜多姿。虾藻,是水中植物的主角,它成片生长,占据了水下的半壁江山,是水鸟、鱼类的主要食物来源。水面之上的浅水地带,香蒲、芦苇簇簇而生。翠柳亦不甘寂寞,扎根宽大的河床,增加了河流的立体空间和异样之美,给各种水鸟、鱼虾的生存带来诸多好处和便利。

绝佳的生态环境,引来了多种水鸟在此安家。黑水鸡,是胶东河道最常见、数量最多的水鸟。河道有了丰沛的水生植物,它们日子过得逍遥自在,索性冬日留在胶东。白鹭,也是这条河的常客,时常盘旋于河流上空,行走在堤坝和浅水区,寻找鱼虾。而苍鹭则是站在水边一动不动,玩守株待兔的伎俩。翠鸟(抓鱼郎)、斑嘴鸭则是这条河流的土著居民。

缘分,让我结识了河边的牧羊人老李。他是一位动物保护志愿者,与这条河流打了60多年交道,对河中鱼、鸟的种类及习性烂熟于心。他带着我悄声前行,轻轻地拨开眼前的芦苇丛,一幅精美图画呈现在我的眼前:一只鸭妈妈正带着七只鸭宝宝穿行于水草之间。当鸭妈妈发现有人偷窥时,迅速从水草深处游到宝宝的右前侧以作保护。老李告诉我,这支鸭群的品种,是野生绿头鸭,国家“三有”保护动物。

七只雏鸭体形修长,姿态优雅,鲜亮的喙给雏鸭增添了三分美色。它们总是紧紧跟随妈妈,形影不离。成年鸭妈妈的羽毛则褐白相间(保护色),喙已变成了橙褐色并带有暗斑。鸭妈妈会独自哺育宝宝。它的警觉性很高,遇到危险时,会立刻带领宝宝进入草丛深处。更令人称奇的是,有时它会装出受伤的模样,来分散追捕者的注意力,以至引导追捕者离开自己的鸭宝群。

“怎么不见鸭爸爸?”我问。老李回答:“当孵鸭宝宝时,鸭爸爸就会自动离开鸭群,亘古如是,从未改变。”他接着说:“绿头是雄性成鸭的专属特性。妻子、儿女的名字这不都跟着丈夫、爸爸的名字来叫吗。雄性雏鸭只有到了成年后,头部才能长出绿色的羽毛。”真有意思,这与我们人类的姓氏跟父亲姓,好像一个道理。

我聚精会神倾听着老李娓娓道来,静立河畔,听草木风声,望水鸟起落,渐有物我两忘之感。世上所有造物相互制约,依存共生。良好的生态环境,不仅是各种生灵的家园,更是人类安身立命的根基。七只可爱的小生灵,愿你们快乐成长!鸭妈妈,祝你多子多孙,健康长寿!